

# 土耳其如何在俄乌间劝和促谈？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杨晨

3月10日，当俄乌冲突进入第16天时，俄乌两国的外长终于在土耳其见面了。这是自2月24日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俄乌两国高层首次直接接触。

相比于法德等欧洲大陆国家，土耳其的影响力并不占明显优势。但土耳其仍促成了这一会晤，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杨晨

——编者

## 1 多重身份有助调解

问：为何土耳其能够率先让俄乌两国外长面对面坐下来谈判呢？

答：一是土耳其不仅同俄乌两国均维持良好的关系，而且土乌之间、土俄之间均相互依赖。在经贸上，俄罗斯是土耳其第10大出口对象国和第2大进口来源国。乌克兰是土耳其第20大出口对象国和第13大进口来源国。在国防上，2021年，乌克兰已从土耳其购买了军用无人机，而土耳其新型无人机的研制也需要乌克兰军事工业的支持。土耳其虽然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但还是顶住西方压力购买了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在旅游上，2021年赴土耳其旅游的俄罗斯游客有470万，乌克兰游客约210万，两国游客之和占所有外国游客的25%。在农产品中，有22%来自俄罗斯，3%来自乌克兰，占全部进口的四分之一。无怪乎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本已高企的通货膨胀由于粮食价格的上涨而再次攀升。

二是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秉持“平衡中立”的立场。一方面，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承认俄罗斯拥有克里米亚。但需要强调的是，土耳其采取这一立场更多是基于自己的情感和利益考虑，而非北约成员的共同立场；克里米亚半

岛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俄乌历史中的恩怨；世居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提出的、至今仍显著影响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自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以来，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龃龉不断，因而与俄罗斯发展密切关系。虽然土耳其在3月2日联合国大会第11次紧急特别会议投了赞成票，但实际上并未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也未借《蒙特勒公约》关闭土耳其海峡，反而对西方对俄无差别的制裁予以批评。

三是土耳其为斡旋俄乌冲突搭建了合适的平台。外交讲究对等，俄乌谈判的前几轮谈判一直是在白俄罗斯进行，这对乌克兰而言是迫于压力下的无奈之举。法德有意斡旋，但其立场无法让俄罗斯放心。印度和以色列虽然有意斡旋，但一个距离太远，一个过于亲美。与之相比，土耳其拥有多重身份，虽是北约成员国，但在北约中是“异类”；土俄虽然在纳卡冲突、利比亚冲突、叙利亚内战中的立场截然不同，但斗争中也不乏协调，可谓亦敌亦友；土乌作为黑海沿岸国家都在为加入欧盟而不断努力，对彼此的安全关切感同身受。因此，两国外长共同出席土耳其安塔利亚外交论坛这一开放性的、平等的对话平台，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 2 “积极中立”三大益处

问：积极劝和促谈，对土耳其有哪些益处？

答：从所属阵营来说，土耳其完全可以跟着西方的调门对俄罗斯大加鞭挞、严厉制裁。但从利益上来说，土耳其更加适合在俄乌之间保持“积极中立”。

首先，土耳其民意“积极中立”提供了民意基础，有利于提升埃尔多安政府的支持率。今年2月，智库“土耳其报告”就“土耳其在俄乌危机中应该采取何种态度”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涉及四个问题。最终结果显示：就第一道问题“土耳其是否应当为乌克兰提供武器？”，82%的受访者认为不应当；对第二道问题“如果北约制裁俄罗斯，土耳其是否应该支持？”，71%的受访者表示否定；就第三道问题“土耳其是否应当停止向乌克兰出售无人机？”，6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对第四道问题“土耳其是否应当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拥有权利？”，58%的受访者表示否定。土耳其民众的平衡立场可见一斑。

与二战时土耳其在同盟国和轴

心国之间保持中立一样，如今的土耳其在俄乌之间保持平衡对其仍大有裨益。一是埃尔多安在国内的民意基础得到提升。自2018年总统制实施以来，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在内，2019年的地方选举失利打破了埃尔多安不可战胜的神话，2020年的疫情危机以及2021年的里拉危机让土耳其经济陷入动荡，民意不满情绪大幅上升；在外，土耳其因内政外交一系列动作受到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不过，据MetroPoll民调公司的最新数据，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扮演的调节者角色显著提升了埃尔多安的民意支持率。

其次，“积极中立”有助于土耳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地位的抬升，有利于土耳其缓和与美关系。虽然土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但土耳其近两年来也有意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拜登去年4月26日发表正式声明称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成为美国首位做出此声明的总统后，土方并未做出过激的反应，反而为谋求与

拜登会晤做各种努力。去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后，土耳其代表北约与塔利班政权就喀布尔机场运营不断进行协商。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美国对土耳其发挥的作用也寄予希望，甚至建议土耳其将其S-400防空系统转交给乌克兰。虽然这一建议遭到土耳其的忽视，但无疑凸显了土耳其地位的重要性。

再次，“积极中立”帮助土耳其进一步打破此前面临的外交孤立。在此次安塔利亚外交论坛召开之际，不仅俄乌外长会面引来了世界关注，还有其他重量级的领导人访土，延续了土耳其近两年来与周边邻国关系缓和的趋势。3月9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对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2008年以来以色列领导人首次访问土耳其。3月14日，德国总理舒尔茨上任后首次访问土耳其，盛赞两国是盟友、朋友和伙伴，并对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劝谈、促和、反战的立场表示理解和支持。此外，由于在穆斯林兄弟会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收缩，土耳其与埃及、阿联酋和沙特的关系也在缓和之中。这一系列动作也预示着土耳其外交政策从“硬实力”到“软实力”的再度回归。

问：土耳其的斡旋能取得最后成果吗？

答：对土耳其而言，劝和促谈止战是当前最能兼顾道义和利益的政策——无论是一个过于衰弱的俄罗斯，还是一个过于强大的俄罗斯，都会让土耳其在谋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承受来自西方或者俄罗斯的双重压力。

同时，土耳其思想界虽然有亲西派和亲俄派之分，但仍然不乏一些政客和学者对美国抱有警惕。他们认为兼顾道义和利益的“积极中立”政策可以让土耳其避免落入美国的陷阱之中。

埃尔多安的执政联盟民族行动党主席代弗莱特·巴赫切利指出，“让

## 3 斡旋成果仍有限度

土耳其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成为西方国家的打手是西方隐蔽进程的一部分。挑起俄乌两国的冲突，在黑海地区再造一个新的叙利亚不会让任何人受益。但我们的立场不会厚此薄彼，而要讲原则，促和平，推动建设性对话”。土耳其最大商用及特种车辆制造商之一的BMC公司主席、正发党中央决策委员会委员埃塞姆·桑贾克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也辩称，“我们卖给乌克兰Bayraktar TB2无人机时并不知道它会用于对付俄罗斯，我们和俄罗斯是盟友，未来还将会一起制造S-500防空导弹

系统。”土耳其《新黎明报》主编易卜拉欣·卡拉居尔甚至直言，“土耳其是欧亚大陆崛起的国家，西方会像对待俄罗斯一样对待土耳其”。土耳其资深媒体人阿克考奇也表示，“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的受益方”。

不过，土耳其虽然促成俄乌外长面对面会谈，但后续的斡旋效果未必能尽如人意。这一方面是由于此次俄乌冲突的症结在于美国的态度，另一方面土耳其自身的实力还不足以搅动大棋局的走势。

# 在俄乌问题上，印度为何就不上拜登的船？



张稼栋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美国总统拜登21日表示，在华盛顿的盟友中，印度是一个例外，它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的反应“不坚定”。在这次俄乌冲突之中，印度的表现确实非常低调，在各种投票中弃权到底，不肯追随西方脚步，并尽量避开任何可能的国际舆论关注。

3月19日至2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印度。他此访的目标之一就是劝说印度加入西方阵营，一起谴责甚至是制裁俄罗斯。但是，印度没有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做

任何实质性的公开表态和承诺。

## 延续两个逻辑

实际上，在俄乌问题上，印度延续两个主要逻辑：

一是，观望以自保。从现实来看，俄乌冲突的前景尚未明朗，俄罗斯仍然有一战之力。在尘埃未定之时，印度仍然需要等待时机，以免站错队。到目前为止，印度对俄方的军事需求仍然非常大，不可轻易放弃。印度如果倒向西方，印度将在印亚大陆上非常孤立，这意味着加入西方阵营所带来的战略收益，未必能对冲失去俄罗斯的战略损失。从历史上看，印度有在苏俄与西方冲突中不选边站的传统。在冷战时期，印度就与苏联建立过卢比换卢布的贸易机制，并从中获得巨大收益。

二是，摇摆以谋利。印度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保持平衡，并在不

同领域内适度摇摆，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俄方一侧，印度一方面试图稳定自己与俄罗斯的关系，提高自己在俄罗斯面前的博弈地位。另一方面，印度还试图利用俄罗斯对国际渠道的迫切需求，以本币或实物交易的形式来获得俄罗斯能源和其他重要商品，例如以“折扣价”购买俄罗斯石油，还有可能在探索恢复冷战时期的“卢比换卢布”贸易机制。在远期，印度希望通过保存下来的印俄渠道，在与俄罗斯的武器等交易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俄罗斯去年就在S-400防空系统的交易中给印度打了一个大折扣。在俄罗斯全线收紧的情况下，印度有望获得更好的交易条件。此外，这还会增强印度与美国等西方武器卖主进行博弈的能力。

在西方一侧，印度希望利用西方各国对中国立场的担忧，以及拉

拢印度的迫切心理，获得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交易条件。近几年来，印度与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发展迅速。在双边层面，印度与日本等国在战略、防务、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在印度建设的第一条高铁中，日本提供了85%的资金。在多边层面，印度与日本等国在“四方安全对话”和印、日、澳“供应链弹性倡议”等框架之下，也有实质性合作关系。印度在疫苗研制和生产方面，就得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技术和资金支持。

## 不会放弃传统

但是，印度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外交传统。

独特的地缘形态、文化传统、政治属性和国家实力，使印度成为一个东西兼备、南北互通的国家。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并不来自于其

硬实力，而是来自于这种桥梁功能和中立原则所带来的软实力。

一旦印度放弃外交独立和战略自主传统，以其有限的国力，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体系或阵营的领导者，只能成为一种战略附庸。这是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印度加入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是为了借助其他三国的力量来平衡和防范中国，甚至还不是为了直接对抗中国，不想因此成为西方围堵中国的排头兵。印度不想因自己在印太战略和四国安全对话中的身份，影响到自己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并且，印度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非常有限，并不影响西方围剿俄罗斯的经济大局。

简而言之，印度将继续与各方同时接触，尽量从各方获得收益。选边站、冒风险的事，印度是不会轻易干的，至少现在还没到必须选择的时候。